网中情

|  |  |
| --- | --- |
| 作者：yh |  |

　　舒涛到美国快两年了，两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容不得人多想。现在回

首，他惊讶地发 现自己虽和刚来时一样想念着大洋彼岸的尹竺，却已不再是

当初那个单纯的大男孩，而是 一个有过复杂感情经历的男人。有人说女子18

岁就成熟了，而男人要到28岁才成熟，舒 涛今年刚好28岁。

　　舒涛26岁念完硕士，轻而易举地联系了一所美国的大学念博士。

　　舒涛每天给尹竺写信，可孤独还是时不时地袭上来，尤其是晚上，他就

特别地想念尹 竺，想念她娇小的脸上纯纯 的笑，她挽着他的臂靠在他肩上

的感觉。登记十天舒涛就匆匆 踏上了赴美的飞机，连个婚礼也没有。等她来

了一定给她补个婚礼，舒涛曾不只一次对自 己发誓。

　　来到西雅图几个月后，舒涛已经熟悉了环境和课程，论文课题也跟原来

修硕士时差得 不远，轻车熟路。每天下了课，除了给尹竺写信，便是坐在计

算机前写程序、调程程序、 跑程序。有时程序跑一趟要十分八分钟，干别的

也干不进去，索性在万维网上滑水，在网 络游戏上玩练功游戏，有时也读读

网上的新闻组里乱七八糟的讨论，偶尔也跟着说两句。

　　有一天转进一个台湾B B S，在聊天室结识了阿碧。阿碧正在台大读最后

一年，她很 活跃，常在B B S板上贴文章，而且是最受欢迎的版主之一。舒

涛有空就连进那个聊天室， 每次都能在那儿碰到阿碧。有一回舒涛问：

　　“怎么每次进来你都在?聊得开心吗?”

　　“在这儿就是等着你来呀，你不在我怎么会开心?”她说。

　　舒涛心里禁不住一抖，好在是对着屏幕不用担心失态，便说：“嘴好甜

哪!那我来就是 专门来看你的啦。”

　　“真的吗?”她问。

　　当然不是真的，他也没把阿碧的话当真。但和阿碧说话舒涛特别开心，

因为是对着屏 幕，平日里在女孩面前的君子风度就免了，从不敢开的玩笑，

从不调的情也脱口而出，隔 了个太平洋，就是恼了也不会一巴掌扇过来的。

阿碧也不存戒心，他们讲话也从来都无拘 无束的。

　　2月28日，阿碧在“男孩女孩”版上贴了一篇文章说2月29日在英国是女

孩求爱节， 这一天女孩可以向她的心上人吐露真情，如果那男孩拒绝的话，

他必须付给女孩一便士， 而从古至今真正在这天拿到钱的女孩很少很少云

云。第二天就是2月29日，舒涛一连进聊 天室，阿碧就开口向舒涛要一个便

士，舒涛只觉得浑身躁热，不知如何应付，最后憋出一 句：“我没有英镑，

只有美元。”稍后又见到阿碧的文章说她向一个男孩要英镑，那男孩 说只有

美元，没有英镑，看来又要等4年了。舒涛无法不感动，令他感动过的女孩子

尹竺 是第一个，再就是阿碧了。

　　从此舒涛和阿碧在一起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谈得自然更多了。他们谈

大学生活，谈 台湾谈大陆谈美国，谈看过的小说和电影，无所不谈。舒涛不

再感到寂寞孤独，在美国没 有尹竺的日子里头一回感到由衷的快乐。

　　他俩聊得更多的是各自的感情生活，舒涛娓娓地讲她的尹竺，阿碧时不

时插上她一年 前失落的青梅竹马的男友志文。

　　舒涛带着阿碧进网络游戏中模拟的世界中漫游，舒涛代号银狐，阿碧代

号鸣鹿。他们 在幻想的世界里周游，学功夫斗恶魔，爬山越岭闯荡江湖，甚

至在大沙漠的绿洲里建了一 个小家。阿碧说这里好浪漫，自志文之后她还从

没和别人讲这么多话，也从没这么开心过。 尽管他们从没见过面，却觉得对

对方非常了解。舒涛说很奇怪，他身边这么多人他从没交 上朋友，却和未谋

面的阿碧这样熟。阿碧说：“你身边的人的外表使你不易深视他们的心 灵，

而当你看不见他们的长相、身材，看不见他们的衣着，就像你和我，如果你

相信你看 到了什么，那你看见的便只有赤裸裸的灵魂。”阿碧在现实的生活

中没有知心的朋友，她 在别人的面前是个活泼开朗洒脱的女孩，她不愿别人

知道她常常流泪，有过自杀倾向。舒 涛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尹竺，四面八方都

是尹竺，他没有也从没想过有可以交心的朋友。

　　舒涛和阿碧约好了，模拟的世界不能与真实的世界混淆，可人的感情却

不总能分清哪 些是幻想中的感受，哪些是真实的心动。一次银狐被闯来的狮

子咬死了，虽然游戏中的银 狐可以复活，可阿碧还是在计算机前哭了。就像

要朋友似的聊天，可阿碧不自觉地总有要 把尹竺比下去的企图，后来舒涛也

动摇了：“你告诉我，你那天向我要一个便士，是真的 爱我吗?”阿碧说：

“如果我不爱你，我会整晚整晚到网上来陪你吗?如果我不爱你我会在 梦里

梦到和你手牵着手吗?”舒涛眼角潮了，自己不也几乎用所有空余的时间来和

阿碧在网 上说话，不再那样想念尹竺了吗?舒涛想：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

么办法呢?尹竺和阿碧他 谁也不愿伤害，谁也不愿辜负，只能走着瞧，该怎

样就怎样吧。阿碧让舒涛答应她，在她 死的时候能去台湾看她，他答应了。

还特地给阿碧打了个电话，不让她有轻生的念头。她 在电话里说为了舒涛，

她会活着，因为她死了，他会伤心。

　　后来阿碧又说，她前半生爱的是志文，后半生爱的是舒涛。舒涛说我不

会放弃尹竺的， 我发过誓的。阿碧就说大学毕业后来做他的情人，跟他在一

起一定会很幸福，舒涛说走着 瞧吧。舒涛有种莫名的责任感，对阿碧怎么也

说不出个“No”。但阿碧的情绪总不稳定， 她不想破坏舒涛的家庭，也不想

伤害尹竺，可她又不甘愿只是做个情人，于是经常说要分 手，可说了再见后

却不想离去。直到有一天，她终于忍受不了说：“我宁愿你说你更爱你 的太

太。”这话如一声雷炸在舒涛的耳边，他突然意识到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想起

尹竺了。 和尹竺在一起的4年虽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是舒涛一生中最纯

真最美好的时光。本来 到网上来是消愁解闷的，不知不觉陷得那么深。舒涛

突然明白了自己一开始就想让阿碧爱 上自己，一开始就没想放弃尹竺，说走

着瞧的时候他就知道结局是什么，只是他不想离开 阿碧。不愿回到孤独的现

实生活，美国的生活很自由，美国的生活也很寂寞。舒涛没有作 任何解释，

让美好的保持美好吧，他喃喃地对阿碧说：“好吧，我更爱我的妻子。”

　　在他们分手的时候，舒涛还是觉得舍不得，向她要张照片看，阿碧也要

看尹竺的照片， 舒涛扫几照片e－mail给她，阿碧没有回他的e－mail。两

周以后舒涛收到阿碧的一封信， 唯一的一封信。 狐儿：

　　近来好吗?我好想告诉你我心中的想法，但有太多的话要说，反倒不知道

该怎么说。你 该奇怪为什么只要了你妻子的照片而从来没有问过你的长相，

其实在我的想象中你就是志 文的样子，根本无需问的。要了你妻子的照片也

只不过是不相信你有个妻子。我曾试图把 你从你妻子那儿夺过来，见到她的

照片，看她天真无邪的笑容，看她那副能干的样子，我 觉得愧疚。我们的那

幕还未上演的戏，是命里注定要被砍了的，就像我和志文的爱情。我 是个在

家里被娇惯坏了的孩子，想要的东西总要得到手，对志文的痴情有很多任性

和不肯 接受现实的成份。

我到网上来找寻一个梦，我想我找到了。至于我答应寄给你我的照片，sorry

，我食言了。 珍重!

　　 梦中的鸣鹿